



灘





富至地主老頭，窮至販夫小工，自然也還有坐茶館的商人，挾文書皮包的公務員，也有時代化的摩登姑娘，營養不足的各級學生，它包涵着社會各階層的人，各人懷着不同的心情，夾着不同的目的，但它把他們帶到同一的目的地——重慶。

長江的流，從不知多麼遙遠的地方，悄悄地來，十月的寒風，穿過了霧層，從天空中靜靜地吹向江面，這艘四徹重的柏木船，因為向下流航，所以也不需要划槳，只順着流，無聲地淌着，整個的天地，在濃霧中靜寂着，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這一船的人，就像處在盤古初闢天地時的大荒中，濃濃的大霧，遮蓋了人間一切的色彩，無限的靜寂，吞滅了天地間所有的聲音，靜壓着每一個人的心頭，大家都被這靜噤着聲。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前面被霧遮着的遠方，雖然，在這前面的遠山近景，都是被大家看熟了了的，但披了輕紗似的霧中的山景，却重新給人以另一種情緒，大家好像在朦朧中遊夢境似的，似相識，似不相識；因此大家就不約而同的眺望着這相熟但看不清楚的前方，只有一個人，一個相當魁梧英俊，四十以外的男子，他坐在掌舵的旁邊，面却向着船後，眼睛注意在水面上跟着船尾的兩條愈遠愈分離得開的水紋。

他在這一船人中，似乎並沒有半個相識；可是這一船人中也許至少有一半知道他是

鼎鼎大名的建成鍊鋼公司的總經理。這公司除了鍊鋼，還經營着若干與鍊鋼有關係的事業，煉焦、煉瀝青、鐵礦、鑄鐵機器以及五金製造；這些在供給自身以外還有餘力供給別的廠家。所以建成兩字在重慶工業界的響亮正和它那總經理的名字蕭鶴聲在重慶聞人中的灼手可熱一樣。

此時他注視着船尾那兩條水紋，除了臉上有一團冷氣，神態却極其悠閒。可是他的內心並不平靜。幾年來身受的種種甜酸苦辣似乎都揀在這個時候兜上他心頭來了。往事如潮，却不肯跟着船尾那兩條水紋一同逝去，反倒追逐着東流的江水步步追攏來了，他覺得自己的事業和理想就跟這船尾的兩條水紋一樣，開始時原是合一的，可是愈拉長了，就愈加分離開了，到頭來竟變成彼此完全不相干，——不，甚至相反了。

他注視着那兩條水紋，石像似的沉入惘然的冥想。

一

蕭鶴聲原來並不是辦廠出身，建成也不是由沿海沿江遷來重慶的老廠；他是在抗戰

第三年才開始籌備建廠的，所以建成雖然紅極一時，但在講究歷史的中國，建成好像冬天由溫室裏培養出來的牡丹，儘管花開得大，卻沒有綠葉，也沒有深根，驟然一看，會使人覺得怪模怪樣的不順眼，除了覺得匠工的苦心外，不使人興起艷麗堂皇的感覺。

抗戰之前，蕭鶴聲在海關裏佔着相當極重要的一個職位——在海關二十年，由極低的外勤，直升到華籍職員中的第一把交椅，在職業上，不能不說是登峯造極，至於在社會上，不僅因為他的職位而出人頭地，更因為熱心國事，對內政外交常有獨到的見解，偶而也發表幾篇文章，在所謂上海的聞人中，他是佔着超過他職位所給予的地位的。「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接着是國軍西撤，敵人干涉海關，他受不住壓迫，就辭職走香港，做寓公，不到一月，大本營在漢口重振軍威，更新內部，抗戰進入再接再厲的階段，行政方面，也羅致社會聞人，民間專家，擔任各部份的職位，蕭鶴聲就在這時，奉到電召，他把家眷暫留香港，隻身坐飛機去漢口；當時他被派在東南各省擔任經濟檢查之職，從他給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對這事的抱負之高：

「……來漢已一週，今日始作家書，蓋政府授我東南四省經濟檢查之職，事屬創舉，職屬規章，無例可援！一切均待草擬擘劃，機構新立，人員羅致不易，終日奔走邀

請，現已稍有頭緒，此事職位雖微，然意義重大，蓋現代戰爭基於經濟力量之能否戰勝敵人，此機構一面爲防止敵人以戰養戰之毒計，一方爲檢視敵我交接處物資出入之是否於我有利，故在權限方面，現正力爭有就地處置之權，此點中央亦可同意，蓋非如此，不足以奏事功也……一週奔忙，今日稍暇，忽覺吾愛遠在千里之外，悵然良久，待事稍定後，當來港迎接也……」

不久，武漢廣州相繼淪陷，他也從漢口到了江西，就在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的敵我交接處，設卡檢查進出口貨運。他一時羅致了許多自願投效國家的熱血青年，擔任各卡檢查之職，同時也聘請了許多老於官場的老官僚，二者相間並用；在他以爲這樣剛柔相克——一方面利用了青年熱血純潔之長，可免營私舞弊之積習，另一面也利用了老於世故圓滑週到的官場舊習，可應付四週環境。但結果，機構方面漸漸起了新舊之爭，同時因爲對職務的嚴厲執行，當地的士紳和駐軍，無利可圖，怨聲漸起，他却不以爲意，只秉他的意志行事。可是在職不到年半，就被召回，一到重慶就被免職了。

他所做的事，雖然相當有成效，也着實得了一些公正人士的好評，但他以爲距離他的理想還遠得很，他正在不顧一切的利害，一步步實現他理想的時候，却被一閥棍打下

臺來，在政治上，他不能不說是遭遇了失敗，所以當時他非常憤激，見到朋友總要發些牢騷：

「我總以為在這樣艱苦抗戰的時候，這批只圖私利無惡不作的舊勢力，總能少體時艱，發點天良，誰知他們愈來愈猖狂，竟靠戰時發橫財，撈血腥錢了。更使我奇怪的，這些人到現在手段還能通天。是非不明利害不分，熱血之士是必然要被擯出來的了。」當時有朋友問他以後作何打算，他總搖頭歎息。

「以後官總不做了。愛國也不一定要做官。以後的事，休息一陣子再說。」

他表面儘管平靜，心裏却非常氣憤，——理想的幻滅，生活的空虛，一天天在無聊中度過。然而他是做了二十多年事的人，決不習慣於寓公式的生活，而且抱負不凡的他，也決不願意但謀溫飽，虛度此生。回重慶後，許多在上海的老朋友都見了面，有的在銀行裏任要職，有的在產業界經營企業，於是，他就靜下心來，用全付的精力注意大後方的經濟動態。他看見在上海地位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人，現在在大後方不是身任要職，就是腰纏百萬，他並不景仰人的位高，也不羨慕人的錢多，他所要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施展他的抱負的一個根據，但是根據在那裏呢，這時他還沒有找着。他回重慶後

的一二個月中，曾經盡量參觀各種工廠，不斷的和銀行家企業家宴聚閒談，他想在這些地方找出他寄託理想的根據。終於他得出了這樣的理論：

當時大後方的工業，正在突飛猛進，他覺得只有創辦工業，才能寄託他的理想。因為辦工業是私人的企業，行動可以自由，可以大刀闊斧的幹去，成敗得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裏，不會像在政治舞臺上似的，事功尚未見效，先就給人趕跑了，同時，工業在中國，還是處女地，開荒雖然辛苦，但成效却容易顯著，最重要的是中國必須要發展工業，才能生存，才能抗戰，這非常符合他的愛國熱誠，他覺得又要愛國，又要自己有發展，只有辦工業，他這樣斬釘截鐵的替自己決定了命運，就毫不遲疑的着手進行。自然，兩袖清風的他，要辦工廠，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沒有把困難放在心上，也像他初任檢查處處長之職那時一樣，以閃擊戰的速度，向他的目標邁進。

那是二十八年夏末秋初的一個夜晚，重慶的熱季已經過去，雖然中午還有點懷熱，但在月明如水的秋夜，却涼爽得異樣愜意。孩子們已經睡覺了，他和妻坐在洒滿月光的窗前，把電燈熄了，仰着頭看月亮，他伸長着腿，把頭靠在藤睡榻上，雪茄煙在他的嘴

邊，常常亮起一點紅光，默默地向月亮看着，神情是非常幽閒的。妻坐在他身邊，眼不轉睛的看着他被月光照耀着的臉——這臉是妻看熟了的，是一張略帶微黑的方臉，永遠射着威光的眼睛上面，却配着這條和善的眉毛替他掩蓋了不少的殺氣，嘴總是閉着的，在沒有笑影的時候，從鼻子兩旁刻劃着的兩條深紋，剛剛彎到嘴角邊，成了鼻與嘴的連鎖線，加重了他的威嚴。他雖然幽閒地躺在窗前看月亮，然而最明白他表情的妻，是知道他眼睛看的，決不是美如處子的月光，心裏想的，也決不是詩樣幽靜的夜晚。一向用鎮靜與沈默來掩蔽內心的焦灼的他，使妻感到一種同情和憐惜，妻自然地握住他放在藤榻靠手上的手。

「鶴聲，公理自在人心，是非也終有明白的一天，你不要讓那些事老咬着你的心，這樣會損害你的健康的。」

「不！我不想那些事，無能為力的事，我不會去想它的，——你放心，我不會使自已發神經！」他掙脫了被妻握着的手，去握着妻的手，收回了看着月亮的眼光去看妻的臉。妻是背着月光坐的，只看見臉的輪廓，但那一雙明澈的眼睛，含着無限的深情，停留在他的面上，使他覺得剛才的話，說得太硬了一點；他仰起頭來，在妻的頭髮上吻了

一下，握着手，也捏得更緊一點。

「懿芳，你放心，你是最知道我的，我不是想不開的人，那些過去了的事情，決不會再費我半點神，我想的不是那些事。——我看你倒比我更氣憤些。你身體不結實，不要把你氣出病來。你也要像我一樣，把它忘了才好。」

妻對他的關切，使他感到溫暖，他也體貼地安慰着妻。

「我倒覺得你回來更好。那處長再做下去，像你這樣鐵面無私的作風，他們會把你弄死也說不定，……可是我知道你不能過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這樣會把你悶慌的，而且像你這樣的人，即使不替國家做事，也應該替自己做點事。」

「我想的就是這事，不，我還是要替國家做事，不過，不像從前那樣直接了；我要又替國家做事，同時也替自己做事！」他的聲音雖然仍是平靜的，但眼睛裏的光已經很活躍，好像又能為國家，也能為自己的那件事，已經呈現在他的眼前了。

「那是什麼事呢？能這樣兩全的，你告訴我。」妻感到欣慰，她知道丈夫決不會讓自己等閒度過。

「是的，又能為國家，也能為自己，能兩全的，——那就是辦工業。我已靜靜地觀

察了兩個月，後方的工業很可以辦，不會像上海那樣給外商吃住，利子也厚，而且中國必須工業化，不然這次仗是白打的。我們要在抗戰中建國，這建國兩個字，就是建立工業基礎的意思；我們要在外貨不能進口的時候，就趕緊把工業的基礎建立！這樣抗戰勝利後，不致再做別人商品的尾間！不致再是次殖民地！」他是愈說愈起勁了。

「我也想過，像你這樣的人，最好走這一條路，可以自由發展你的理想。但是辦工業要相當大的資金，兩袖清風的你，拿什麼去辦工廠呢？」

「那倒用不着耽心，現在辦工廠比做買賣還賺錢，後方有的是游資，要招點股並不困難；我覺得困難的倒不是錢，是不知道辦什麼工業好，我總不能像那些投機家一樣，只檢能賺錢的做，却不管對國家有利沒利；我要做的是不僅戰時能對國家有貢獻，對自己能賺錢，戰後也要能發展——就是說，是一件百年大計，決不是投機取巧！」兩個月觀察各工廠的結果，他看出後方辦工業多少有點「辦工廠是名，營商業是實」的那種投機性。這使他感到不滿意，所以他要出來一掃這些投機的作風。

「那只有辦重工業了，但是辦重工業的資金更要大，招股困難一點。」妻的心裏，還是放不下招股困難的問題。

「錢不怕沒有，我已經說過，管理工廠，經營業務，我自信還有點把握，決不致失敗，——我怕的是技術。技術不在我手裏，我無法把握它；只要能握在我手裏的，我想都不會有問題。可是技術我不懂，只得去聽從別人，那才是我的煩惱！但是也不要緊，工業的成功與否，管理佔着七成！」他像鐵樣堅決的心，給自己下着定論。

月光已行到中天，覺得分外的皎潔。窗外的桐葉上，像洒上了一層水銀，微風吹過，閃着幽光。秋蟲有韻地鳴奏着。妻溫柔地看着丈夫，得意地微笑，覺得世界是光明的，就同這明月一樣，只要丈夫的鐵掌能轉動的時候，一切都曾成功。她信賴地點着頭，然後把自己的臉，偎在丈夫的手掌上，丈夫手心裏火樣的熱流，立刻傳到她的兩頰，掃蕩了她心中先前的憂悶。

在沈默中，弄堂裏傳來了臺臺的皮鞋聲，這皮鞋聲走到他們的門口就停止了，接着就是幾聲敲門的聲音。

他仰起身來妻也立起來去捻亮電燈，客人已經由用人開門，跨上扶梯，却是高聲大笑。

「睡覺了嗎？這樣好的月色，也不到外面去走走，關在家裏做什麼？」話還未完，

人已在門口了。

「哦！大有兄，好興緻，月下訪友！——沒有睡，不過在房子裏看月亮。」蕭鶴聲泰然地走到門口和來客握手。

妻看到來的是紅律師高大有——是丈夫在上海時的玩伴，跑狗場，跳舞廳，海軍青年會，銀行俱樂部，是他們常玩常到的地方，是不拘形式的稔友，也就欣然招呼。

「懿芳夫人！不罵我吧！這樣晚，還來打擾，哈哈！」

妻雖感到不好意思，却本能地笑着，「說那話，我們歡迎之不暇呢！」

「大有，那裏吃了酒來，滿嘴的醉話！」

「你猜得正着，今天是大成銀行請客——替他們派在美國的代辦凌君實回國接風，直開到現在才散。」高大有仍然是大聲大笑，一間屋子裏裝滿了他的聲音。

懿芳已走出去，裝了一大盆瀘州新鮮桂圓來，放在桌上，高大有不用人請，就先抓來一個吃了，邊吃邊說：

「鶴聲，我知道你是悶不住的，怎麼這次竟會兩三個月躲在家裏陪太太，是不是和太太分別得久了，得補償補償，我想你現在也該補償得差不多了，應該活動活動才好。」

像你老兄這一身的本能，滿天下的聲譽，不出來幹件把轟轟烈烈的事，誰出來？老實告訴你，現在後方人才缺乏，毛頭小子，都充起大亨來了，我真看不慣，仗着頭尖手長，趁戰時撈着了點錢，就像煞有介事……」

高大有的話匣子一開就沒有斷頭，桂圓已去了一大半，高大有的興緻還是很高。在幽靜的夜裏，他的聲音響徹了雲霄。

「高先生，你怎麼又拉上我呢？——說正經話，你問他，他有計劃呢！」

「好極！說來聽聽。」又是一個桂圓送進口去。

「詳細的計劃也沒有，簡單可以告訴你，就是想辦點工業。」

蕭鶴聲一直沒有坐下來，只在房中踱方步，他看着高大有的好興頭有點不順眼，就這樣淡然的說了一句。

「你要辦工業！——天下真有這樣巧的事！」高大有手舞足蹈了，「大成銀行請客，在席間談起他們資金的出路問題，就想辦幾個工廠，正找不着適當的人來主持。你知道他們有一個建業貿易公司，這幾年來，着實賺了點錢，現在大成用不着幫建業的忙了，所以頭寸有得多，看着別人辦工廠賺大錢眼紅，也想辦幾個工廠，戰後銀行是不像從

前那樣靠公債標金外匯地產了，是靠運銷囤積辦工廠了，這比公債外匯利息大十倍，抗戰硬是肥了銀行！假使你老兄要辦工業，他們一定投資，我明天一定替你們拉攏！」他越說越有勁，他的聲音，簡直要把房子都脹破了。

「大成這銀行還有點風格，同他們合作，也未始不可。不過銀行家的脾氣我討厭。你去求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放刁。所以我寧可緩慢一點，却不願去俯就銀行。」

「我知道，自然是銀行來俯就你，——不過我覺得大成有實力，你有能力，你們要是合作起來，可以獨霸工業界，到那時，我高大有也可以佔一份拉攏的光，做個顧問律師，哈哈。」

高大有原也知道蕭鶴聲的倔強性格和自傲的氣概，要拉攏他們是相當困難的，但一想到這件事促成後，也許大成也像建業公司一樣，送他點乾股，也說不定，心裏就打定主意，不管它成不成，且試試看再說。

懿芳心裏很同意高大有的主張，因為資金的困難不致發生，丈夫的理想很快就可以實現了，但是深知丈夫性格的她，也不敢向高大有說得太露骨，怕失了蕭鶴聲的面子，她輕描淡寫的接口說道：

「大成銀行的品格是高的，要是能和鶴聲合作，倒好——您知道，鶴聲的脾氣，歷史淺一點，做品濫一點的銀行，他還看不起呢，大有先生要是能拉攏他們，倒是一件對國家有貢獻的事。」

「懿芳夫人，你放心！我知道鶴聲的脾氣和你知道得一樣明白，我決不會使鶴聲失身份，我一定要促成他們合作，我自會有辦法，——今天夜已深了，就此告辭，過二天我再來吧。」

高大有拿起帽子，也不讓蕭鶴聲再說什麼，跄跄踉踉就走下扶梯去了。從走扶梯的聲音裏，知道高大有酒還沒有完全醒。

房間裏到處響着的談笑聲，也跟着高大有走了。剩下的是異樣的清靜。蕭鶴聲走到窗前。月亮正行到中天，天宇青得像纖塵不染的一面鏡子，一切房屋樹林的輪廓，清楚地描畫在月光裏，但只是黑越越地看不見詳細的結構。遠處的城牆上，雄踞着一所德國領事館，龐大魁梧，睨視着一切，像不可一世似的，但在它的後面，却矗立着自來水公司的蓄水高塔，像一個獵人，正瞄準着它的獵物——領事館，現着鎮定自信的樣子。蕭鶴聲遠眺着這景象，冷笑了一聲，心裏想着「現在你們這批專吸中國人血的經濟侵略

者，不能再施展你們的魔手了，我要第一個建立起中國的經濟堡壘，把你們這些魔鬼們關閉在我的堡壘之外！」

正在收拾桂圓殼的懿芳，被他的冷笑驚醒，擡起眼睛，看見丈夫魁梧的背影，她知道丈夫想得非常多，也非常遠，但她總怕他這樣絞腦汁的深思，會損害他的康健，她走過去，柔和地撫着丈夫的肩頭，低聲地說道：

「鶴聲，夜深了，睡吧，保養着你的精神，作爲你明日再奮鬥的資本。現在，我們且一切都放下，去尋我們的好夢。」懿芳側着頭，看着丈夫遠眺的眼睛，忽然丈夫低下頭來，接了一個意義深長的吻，作爲他的回答。

兩天後的晚上，在大成銀行富麗堂皇的會客室裏，坐着蕭鶴聲，大成銀行總經理徐渭臣，建業貿易公司總經理林志遠，還有律師高大有。每個人的面孔，在白熱的燈光下，泛着紅光。顯然的，宴會已經過了，大家都帶了一點酒意。從飛機裏帶來的美國水果，三五牌香煙，隨處都擺着。酒後，大家都減去了拘束，在暢快地談笑戲謔。

從上海帶出來的侍役，穿得非常整潔，十分懂得規矩，而又手脚伶俐地將裝在建漆